

雲龍五井及相關聯之碑刻調查

楊偉兵（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副教授）

編按：

楊偉兵先生於2011年6月2-29日至本系參訪研究，特受邀撰文，簡介其進行之碑刻調查工作概況。

「五井」，位於今雲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雲龍縣境，係明代所開之諾鄧、山、師、大、順蕩五鹽井。雲龍地區產鹽歷史悠久，明代特為盛行，《明史》有載洪武初年：「諸產鹽地次第設官。都轉運鹽使司六：曰兩淮、曰兩浙、曰長蘆、曰山東、曰福建、曰河東，鹽課提舉司七：曰廣東、曰海北、曰四川、曰雲南，雲南提舉司凡四：曰黑鹽井、白鹽井、安寧鹽井、五井。又陝西靈州鹽課司一。」雲龍開五井，大都供應永昌、騰越及周邊大理、麗江等地，嘉靖《大理府志》記載：「後開五井，始分行鹽，地方台井之鹽，專行大理；五井之鹽，專行永昌。」到明朝中後期，五井提舉司年上繳的鹽課銀曾達38,000多兩。

2004年以來，筆者先後受復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和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、復旦大學人文基金傑出青年學者計畫資助，組織相關人員對雲龍五井等地區進行五次調查。調查的目的不僅在收集和發掘資料，最終欲探求諸如鹽礦等特殊資源（物產）的開發，對於西南邊疆山地環境與社會的意義。

西南邊疆山地地處偏遠，又受限於山地

地貌和較高海拔，雖然中國傳統農業隨漢民遷入的影響仍是巨大，但這些山地山區並不能成為主要的糧食產區；相反的，山地所蘊藏之礦產富源開發，在局部地區甚至更大範圍內，對地方產生更為重要的影響，至少可以說具有明顯作用。承蒙各方關照，筆者藉於臺大歷史系訪問研究之機會，對這些年的調查做些介紹。¹圍繞著鹽業，我們著重對鹽村環境和散落四隅的碑刻展開調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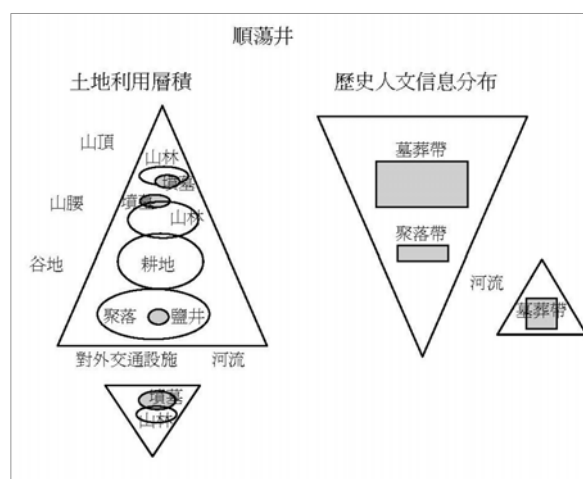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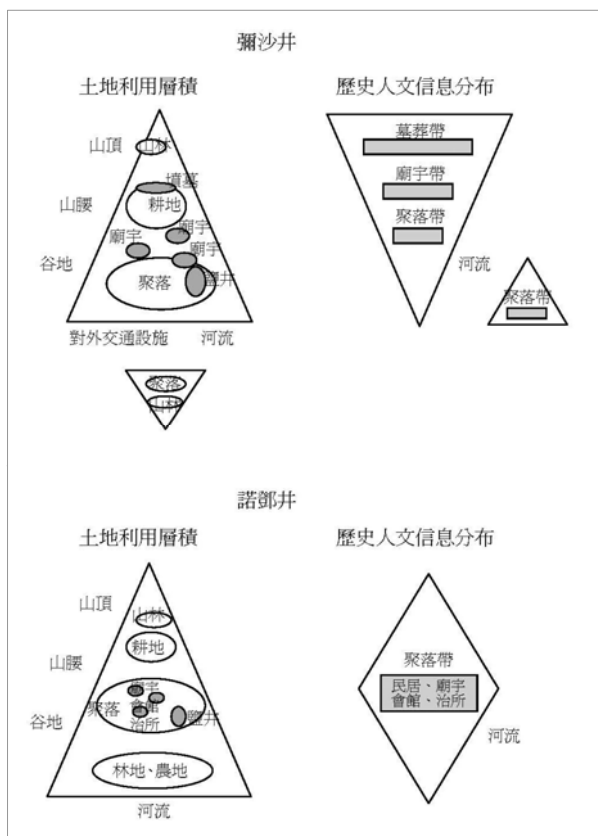
—

五井基本分布於滇西瀾滄江支流沘江之中下游峽谷，清至民國時又續開天耳（天）、駱馬（金泉）、石門等井，與毗鄰之沘江上游、今怒江州蘭坪縣拉井及大理州劍川縣彌沙井、洱源縣喬後井等，位於同一鹽層構造帶。歷代開發，使得今日之大理、怒江及麗江交界地帶形成鹽業生產聚集區。儘管雲龍五井現已停產，地位不及喬後，但明清興旺的遺跡比比皆是，亦使今日之雲龍絲毫無愧「鹽城」之譽。工作首先集中在鹽鹵源（井）與相關的聚落環境調查上。

五井中位置最北者為順蕩，鹽井雖已無存，但歷史上聚落和因鹽業繁盛帶來的大量明清墓葬遺存，卻保留最多，成為近年我們調查的重點村落（見圖一）。

¹ 因主要工作仍在進行中，本文僅做粗略介紹，敬請諒解。





圖一 滇西河谷鹽業聚落土地利用與垂直生態系統調查示意圖

- 說明：
1. 河谷地帶經濟與生業所產生的土地利用格局具有複合性，人地作用在山地上的非均一性分佈，強有力地擾亂了山地垂直生態體系。自然資源的地理分佈決定了這種格局的最初形成。
 2. 特殊性自然資源在歷史上的開發，對於山地聚落環境與社會、人地關係格局具有重要意義。
 3. 著色部分為考察點，也是現今所見歷史遺留較多的分佈點；歷史人文信息即當前考古踏查所見，反映聚落環境的主要資訊分佈帶。

實地查訪統計得知，順蕩村歷史上曾有十八寺之說，雖然村民記憶有可能將多個時代、廟宇疊加，但對於位處峽谷而空間無法拓展的狹小村落而言，這一數量已令人驚訝。結合廣泛存在的火、土墓葬遺存，順蕩井當年的人口及鹽業繁盛，可見一斑。調查研究還發現，除了鹽井必不可少的鹽鹵龍王廟與白族地方民間信仰本主廟、三崇廟外，順蕩井民間、廟宇、火葬墓葬中對女性的供奉和祭拜是一大特色，相關留存十分集中，為五井中僅見。例如，彩鳳橋（為出入村落唯一橋樑，屬風雨廊橋，明代建造，清乾隆重修，至今保存完好）到泚江西岸山坡一線，依次座落的女性相關建築，包括：大花

橋（彩鳳橋明代原名）、童子閣、大慈寺（觀音）、地母廟、火葬墓群等。在大理州文物保護單位園區所見之火葬墓群，根據碑文判讀，基本上都是女性，其中以明前中期的宣德、正統、成化、弘治年間墓碑居多，亦有少量年輕女性墓，調查所見年代最早為永樂時期。園區內部分墓碑亦有周邊地區遷入者。元明時期流布於雲南西部的火葬墓群，順蕩地區、泚江西岸沿線發現較多，保存也較為完好。碑身基本上均正面題漢字，背面刻有梵文佛經，並以趙氏居多。由於幾無文獻遺存，碑文本身銘刻文字有限，尚不能確

雲龍五井及相關聯之碑刻調查

知這些火葬墓群的詳細情況，包括來源、墓主職業、身分及後裔等。

至於目前旅遊開發最盛、產鹽最爲悠久、明五井鹽課提舉司駐地的歷史文化名村——諾鄧，多次調查顯示，當地與鹽井直接相關的遺存並不多，然而明清文教科第、民居建築倒是五井中保存最多、最好的，也是五井中村落最大者。

諾鄧村落分布於諾鄧河兩側，屬典型山地聚落。西村爲大村，地勢較陡，村舍密集，緊依山勢自河谷向山腰分布，係鹽井主要村址，分布有明清鹽業提舉司、文武廟、玉皇閣、科第大姓宅第等舊址，也保存較多白族民居（以三房一照壁、四合院等居多），村間道路橫坦縱陡，均爲條石或石塊砌壘。村週邊分布廟宇（如文武廟、玉皇閣、香山寺等）和鹽馬古道。

河東村相對高度低於河西，地勢較爲平緩，村舍相應寬大，分布有鹽局、龍王廟（鹽鹵龍王）、貢爺院及多座白族四合院建築。最古老的廟宇萬壽宮（即祝壽寺）已無存，據今址居民介紹，該宮毀於「破四舊」時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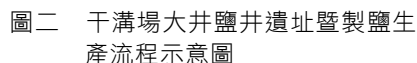
大村（河西）內並未發現廟宇，但卻有較爲罕見、作爲村落地位和文化重要象徵的文武廟與玉皇閣等建築，尤其是文廟；惟上述廟宇座落於村莊西北向週邊較高地勢處，距離村莊約有 500 米左右，兩地以古老的石板路連接。玉皇閣廟宇爲道教木結構多重建築，其核心是玉皇大殿，主殿上的兩重閣樓寬大高聳，四壁及穹頂上均有黑白水墨畫，穹頂上的生肖太極組圖最爲難得，整體

建築特色鮮明。玉皇閣南向庭院有兩廂房、山門殿等，今見數塊重要古代碑刻鑲嵌於土牆內，如〈皇圖鞏固〉、〈玉皇閣常住碑記〉、〈門會碑記〉等。

在玉皇閣大殿左後側有名爲「靜室」之廟宇，廟內已不見塑像，但從楹聯等文字判別，應是佛教寺廟。靜室殿內左右牆壁上嵌有碑刻，其中右側爲〈靜室常住碑記〉。

根據調查及以往碑文整理所見，玉皇閣留存較多這些地區重要的明清碑刻，特別是其中多通詳細記錄了舊時地方、寺院間的經濟社會活動，出現「坵」、「雙」、「段」、「派」等田畝計量單位及眾多鹽業活動相關材料，價值較高。如〈靜室常住碑記〉有「水田一雙，陸地一派」說法。「雙」所指爲何？自元代以來就有說法，最早甚至可上溯至南詔時期，《蠻書》、《萬曆野獲篇》等重要史籍也有記載，加之今人研究，基本能定義爲「一架牛犁出的田」。「坵」所指的地方，今日也能基本確定：山原水準耕作環繞山體一圈或一半以上，均認作「坵」，大小因山體實際不等。但「段」、「派」等卻仍難理解（前者文獻中常見），根據雲龍縣境多地訪談（含民族語言），大多認爲是針對具體地望所言之泛稱。

五井中鹽井及鹽鹵汲取、燒煮、倉儲、運輸等遺跡保存最爲完好的是位於縣城東北數里、泚江支流獅尾河左側的大井。上述鹽業產銷流程建築遺跡，在大井居然還集中於一處，對於考察古代井鹽技術體系，有著重要研究價值（見圖二）。



說明：1. 汲鹵水至 1 處（配有蓄鹵工具），再輸送至灶台大鍋 2 處燒鹽，然後鏟鹽至 3 處調製筒鹽，最後放至倉庫 4。

2. 干溝場大井鹽井遺址完整保存了鹽業生產之流程遺跡，為雲龍五井所僅見。

3. 於鹽井處實測大井海拔高 1798.70 公尺，經緯度為 N25° 53' 32.54"，E99° 23' 58.81"。

五井鹽業調查最大收穫之一便是順蕩土葬墓群的查找及碑文整理。位於泚江西岸山地的順蕩火葬墓群發現、保護較早，考古、歷史、民族學界關注也多，但密布於東岸村落後山的「官墳地」明清土葬墓群，至今注意者極少。2007 年，筆者至順蕩，在與路人交談時聽到「官墳地」三字後，上山查訪方才得悉。再經 2008、2011 年兩次仔細踏查（後一年實行三天駐點調查），基本摸清官墳地墓葬情況：訪得百餘座土葬墓，分布於順蕩村後山三片平緩坡地，愈往山巔時代愈久（實地調查是自山頭往下尋找），即便排除盜墓、荒廢無跡者，仍能斷定部分

文物普查記載此地近 500 座墓葬、有元明火葬墓的資訊不實。由於山地灌木叢生，加之成片的嚴重盜墓行為所致之冥室敗露、洞穴旁生、石砌墓閣塌陷危險等，調查難度極大。墓碑（文）數次測量、拓片、拍攝成功者僅 60 餘通，基本上都已無後人祭拜。而至今因無其文獻、口碑資料等支持，解讀工作進展十分緩慢。官墳地墓群，地方上稱楊、羅土官官家墳地，但筆者並未訪得羅氏墓碑，所見均為趙氏、楊姓墓。所訪年代最早一座為崇禎十一年（1638）墓（刻有較大篇幅墓誌銘，墓主等資訊尚在解讀中），其次有南明永曆二座，其後以康熙、嘉慶和道光年代者居多。2011 年 8 月調查途中，地

雲龍五井及相關聯之碑刻調查

方文化站工作人員說新發現永樂墓，但無從確證，筆者亦認為可能性不大，疑為永曆之誤認。

順蕩官墳地土葬墓的研究，應與之前泚江西岸山地火葬墓群相聯繫，二地均屬順蕩井歷史墓葬的重要區域，官墳地且為現今村子的主要墳地。從時代上看，兩地實可銜接：火葬墓群時代均為明代，前中期占絕大多數；土葬墓群最早為明末，並以清代居多。從有限判讀中初步可知，火葬墓主均是女性，且無身分介紹，更未發現職官名分，而順蕩井在明代已為官府管理；土葬墓主已發現土官身分（有直接管理鹽鹵之責者），題銘者大多為順蕩井後代科第入官在外履職者，且多數為雙閣夫妻棺葬。順蕩兩地古墓群為五井中僅見，必定是研究雲龍乃至滇西鹽業、西南邊疆山地社會的重要材料，目前看來，它們作為順蕩井明清兩代興旺繁榮

的證據已毫無疑問，但因文獻缺失，如何研究並得出結論，是件艱難的工作，需要多次和長久的調查。官墳地墓葬形制如圖三。

順蕩井村內目前僅發現有兩通碑刻，分別是嘉慶十七年（1812）八月「□□雲龍州正堂兼管□□白羊廠務世襲雲騎尉加五級記錄□□□」題〈永垂碑記〉，和光緒元年（1875）四月「雲龍井鹽課司儘先補用知縣加三級毗陵楊應駱」撰〈永垂碑記〉。後者脫落嚴重，僅判讀得鹽課和灶戶管理等內容文字，不過這也是五井鹽村中難以查訪到的鹽業碑刻。順蕩井地處明清麗江府、大理府及邊夷土司交界泚江河谷地帶，上下左右可通數個府縣，在古代仍屬交通便利者。也正因如此，歷來戰亂波及甚多，破壞也較嚴重，加之民國以後鹽鹵減少，村落境況不復往時，村內保留的歷史資料遠不如地處山間的諾鄧井。



圖三 順蕩地區清代官墳地墓葬形制